



明日黄花

杨汇泉忆往集

杨汇泉 ○ 著
名家出版社

明日黄花

杨汇泉忆往集

杨汇泉 ◎ 著

名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杨汇泉/明日黄花》

名家出版社：2013.12

ISBN978--0--8645169 -7-8

I. 明…II 杨…III. 诗词 IV234--Z

书名：明日黄花

出版：名家出版社

地址：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582---592号

印刷：深圳市玖捌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mm 1/32

字数：16千字

图数：7

印张：9

印数：0001-2000册

版次：2013年12月第一版

印次：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978-0-8645172-0-3

定价：US \$ 6HK\$36 REB ¥ 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49年夏南下途中于开封留影



1946年秋在山东省恩县县政府与同事们合影



1950年春在南县人民政府与同事们合影



1950年冬摄于南县小北洲一农家庭院



1950年冬南县小北洲土改试点工作组全体成员合影



任桃源县委书记时观看民兵训练



任澧县县委书记时在水利工地上

目 录

自 序	1
我的母亲·我的童年	4
投身革命·恩城三年	23
我的南下征程	34
洞庭湖畔的土改运动	51
常德地区的“四清”运动	70
我的“文革”经历	88
澧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118
春风又绿江南岸——常德改革开放初期的回顾	139
首次出访记	158
罢官记	180
休闲记	208
附 录	225

自序

有人说：“世界上唯一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越变越美好的东西，就是回忆”。回忆标志着一个时代已退入记忆领域，而不再是我们的生活现实。只有通过回忆，再现过去，把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感悟、希冀等等经过生命的咀嚼、血液的润透，便属于自己可贵的财富。古道照颜色。在重新找回过去生活的思想活动中，不仅找回久违的纯真，会心一笑；也找回了不堪回首的伤感、重复痛苦。尽管如此，我仍不能制止自己的回忆。因为对一个跨过古稀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他最富有的就是过去，最缺少的就是未来。因此回忆往事自然也就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生活内容、一种生活习惯。由于老年人睡眠时间较少、没有或有少量新的长期记忆形成，回忆往事自然成了老人记忆的“一枝独秀”。记忆的天堂似乎永远是遥远的童年。也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老年思既往，少年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

人生，社会学家称之为机遇，星卜学家奉之为命运，哲学家称之为必然与偶然。我看人的一生被定位于历史那个坐标上，是不能由个人选择的，自己无法选择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不是一种命运。自己生于一个天翻地覆、雨暴风狂、大起大落的20世纪，历史上一些偶然巧合，常常会令人感慨万端，至于个体生命，无法从时代大框架里遁逃。任何大时代，都由无数凡人小事构成的。就在这个时代，我有幸进入革命阵营，投身革命事业，跟着时代一起进步，也跟着时代一起痛苦，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春秋，树叶虽小，既目睹了繁花似锦，也目睹了大树的飘零。过去称谓参加革命，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进入官场。进了官场命运注定要做官，一生虽然没有当过什么大官，一个七品芝麻官就干了十八年。但从少年到古稀，无论辉煌时刻还是身陷囹圄，头上总带个“长”字。参加工作半年就当上警通班长。其后当过村官（坐村干部）乡官、县官、州官。即是在“文革”劳动改造拉板车时，也被造反派派为车长。直到下岗后，还有名誉会长等一些头衔。一生可谓吃的官饭，拿的官银，坐的官车，住的官府。一生幸也在官，不幸也在官。也似有吴伟业的“误尽生平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之感。

按李洪章的说法“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当官。倘若这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我认为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天下不会做官很会做事的人多多，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人也不少见。就做官来说，如当个昏官、庸官、糊涂官也容易；如当过个清官、能官、有作为的官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要做

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像明代学者吕新吾所言说“宽厚深沉、运识兼顾、造福於无形、消灾於未然、无智名勇功、而天下阴受其赐”。那样的官是难上加难。因为官场风云、变幻无常，不是什么事都是个人可以左右的。在这舞台上上演的不仅有严正雄伟的正剧，还有阴差阳错的闹剧，也有催人泪下的悲剧。上个世纪，在全国上演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大剧，我有幸置身于许多历史性的场面中，充当一名参与者。对我自己在剧中扮演的什么角色，不管是红脸、还是白脸，都作了如实的回忆。尽力还原历史事件的本色、本真、本质。不过，所有的回忆都不可能还原历史繁富多重，都不得不在特定的逻辑框架下化繁为简。但我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追求真实，真实地记下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的记下周围的人，真实记下亲眼耳睹的事件。如若个别地方有误，记忆上的差错，但绝非美化掩饰之类的动机所致。

我费了十多年的工夫，断断续续的完成了这本回忆录，给漫长的仕途，聊留雪泥红爪。自己也觉得今生该做的事情也做完了，没有什么遗留和遗憾了。自己可以思想放松、心有常闲。老年逢盛世、可尽情地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尽情的欣赏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美丽风景。难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2013年 春

我的母亲，我的童年

从津浦铁路和德石铁路交汇处的鲁西北重镇德州市，沿着一条笔直的公路向正南方走上三十公里，在左侧的丛树拥抱中有一座不足百户的小村，名叫大杨庄，这便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了。因为它在历史上从未出过什么名人，一直默默无闻的住守在华北平原大地上，虽无什么贡献，却也历尽沧桑。

我生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好像预兆我一生的坎坷之路似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平原大地狼烟滚滚，铁蹄飞尘，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苦难的年代普遍地将不幸洒向人间，而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好像得到了这沉重不幸的双份。第二年春天父亲在战乱中不幸去世，十六岁的兄长参加了八路军，真是“家中无米，抗战到底”，一去便杳无音讯。我家内外一切重荷便全部落在母亲身上。一个没有读过书，一个字也不认识，一辈子连名字也没有的普通的农村小脚妇女，她

既要承担抚养年仅六岁的我和比我更小的两个妹妹，还要赡养半个婆婆（祖母是与叔叔共养的）和六分之一的婆婆的婆婆（因曾祖母有三个儿子，我祖父算一支，这一支又由我家和叔叔供养）。家产仅有薄地四亩，房屋三间，没有牲畜，农具仅有一把锄头和一把镰刀。在旧社会，中年丧妻的男人常对其孩子讲述又当爸爸又当妈的难处，哪知道对于中年丧夫的女人来说，又当妈妈又当爸，更是难上加难呀！母亲面对祖国的深重灾难和家庭沉重的负担，没有屈服于厄运，也没有终日抱怨。以坚韧的生命意志为几个年幼的孩子打造了一个尚可栖身的世界，并勉力保持做人的基本尊严。她那强烈的要活下去，要把儿女养大成人的愿望支撑着她，好像从未考虑过现实生活中身陷贫贱孤寒的生活处境，还将遇到的挫折和磨难。她不顾一切，母兼父职，直面人生，毅然忍受着一般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做着一般女人难以承受的劳动，生活节俭到一般农家难以做到的极限。有人说，摧毁一个家庭的有力武器，是摧毁这个家庭母亲的意志。母亲不妥协，这个家庭就不会完，母亲不绝望，这个家庭就还有希望。诚哉斯言。我这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是母亲的意志、勤劳、节俭支撑过来的。一般农事季节，母亲终日劳顿于白昼黑夜之间，颠沛于风霜雪雨之中，她的鬓发沾满了草叶和灰尘。几亩地的庄稼，薅草、间苗、松土、施肥、收割等农活全都是母亲自己干。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每年栽插红薯藤的情景。插红薯藤时，每插一根苗要浇一瓢

水。母亲挑不起一担水，只好用两只小白铁桶挑水，一担水分作三次挑，一个小脚妇女一天要挑三十多担水，来回要跑五十多华里路，才能栽插完半亩红薯，孤儿寡母往往一直干到深夜。有一次已日落西山，母亲高高瘦瘦的身子，挑着一担水颤颤巍巍，非常疲倦的样子，突然身子一偏水溅了，脚下一滑摔倒了，我和妹妹跑上去一边扶母亲起来一边哭着说：“娘，今天休息，我们回家吧！”母亲说：“今天不把红薯秧栽完，明天就栽不活了，没有红薯冬天咱家吃什么呀！”说着她从地上爬起来，又蹒跚地摸黑去挑水。这时我只恨自己不快快长大，让母亲这样受累。所幸的是在我小时候记忆中母亲从没有得过什么病。在太阳无极无限的光辉中，他们这些常年劳动的人比终日游手好闲的人活得更健康，如果上帝没有这点公平，如果母亲经常卧病在床，恐怕我这个穷苦的家早已不复存在了。

二

一架古老的纺纱车，谁也记不清是哪位老祖宗传下来的了，它成了我家唯一的家庭机械，成了我家的命根子。因为那时没有农药化肥，生产力很低，仅靠每亩田一年收获百把多斤粮食，无论如何是活不下去的。好在父亲死后乡亲父老见我家实在太穷，又无劳力，大家议定对我家按田亩摊派的一切税费全免。即使如此，全家也难以糊口，这就全靠母亲日夜不停地

转动这架纺纱车了。

母亲每年种一点棉花，把收获的籽棉作为本钱，要我送到外祖父住的村上的一家棉花店，弹成棉花絮，当地人称“瓢子”。弹花是不要加费的，留下棉籽相抵。我回到家母亲教我将如云朵的“瓢子”用高粱顶端的秸秆在砖上滚一下，搓成大拇手指粗、尺许长的筒，当地人叫“布肌”的棉条。这种如小孩玩玩具一样的活，我从小是乐意干的。母亲把它纺成纱，拿到集市上卖掉，又换回棉花，家庭纺纱车间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运转。

母亲纺纱是利用春冬农闲季节，早上借着晨曦初透窗棂的微光，纺上几个穗子，再去做早饭；晚上借着光照窗前的月亮，没有月亮时才点上如豆的油灯，要一直纺到深夜。我小时看惯了母亲盘腿坐在炕上纺纱车前，右手轻巧地转动纺车，左手三个指头衔着棉条侧着身子扯到背后，又回一下纺车，伸展自如地将拉开的细线缠在锭杆上，线穗渐渐胖，棉条渐渐小，一个线穗一会儿就形成了，又来第二个，这是一根永远拉不断的银纱。我从小也听惯了呜呜的纺车声，它响彻了房间，音虽单调却不乏美的节奏，是我最早听到的最美最深情的音乐。恐怕整个华北的农村之夜，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农村之夜，鸣奏着的都是这种悠长而深邃的乐音。

每逢寒冬的夜晚，我和两个小妹妹驱寒取暖的唯一方法，就是吃了晚饭早早钻被窝睡觉。在如豆的灯下，母亲一面纺

纱，一面给我们猜谜和讲故事。时隔五十多年，母亲讲故事的音容仍历历在目。“青灯有味是儿时”。这时小屋里充满温柔、充满温暖、充满了家庭的温馨。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因舅舅们都是读书和教书人，她小时在娘家从其兄弟那里学到许多历史故事和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母亲总爱讲那些英雄如何从穷困潦倒卑贱的生活中，通过艰苦奋斗，获取辉煌，什么“刘备卖草鞋”、“朱洪武放牛”、“薛仁贵当长工”的故事，好像把一种希望注入我幼小的心灵。我不知道母亲是处于引导孩子在艰难困苦中有点慰藉，还是出于让孩子长大了随着英雄的足迹去创造辉煌。她还给我们讲“二十四孝”的故事，“王孝冰鱼”、“郭巨埋儿”等等，母亲是相信好心必有好报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可我总觉得她像一部无字天书，写满了令人憧憬的故事，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作品。

母亲是全村纺纱的第一能手，她纺的纱又细又匀、又无明显的接头。村里织布的人都爱用她纺的纱，拿到集市上出售，也从无卖不掉的时候，纺纱成了全家生活的重要来源，全家所需补充的口粮、油盐和我上学的学费，都要靠母亲从纺纱车的转动中来。母亲从青春直到白发苍苍，总在不停地摇动那架古老的纺纱车。纺纱车成了她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这超强度转动的磨损，缩短了她的生命！不是延长了她的生命！她一生干了两生的活，她一生吃了三生的苦，唯独没有得到一个人应有的起码的人生享受。

三

一个小脚女人的力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在超负荷地运转，所获还是极其有限，难以维持全家人的温饱。另一条出路就靠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了。母亲已把全家人生活节到无可再节、俭到无可再俭的极限。看来节俭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是人在苦难中才会磨炼出来的本领。当时农村一般农户生活也是很苦的，我们家的生活比一般农户的苦还要低一两个档次。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全家一年每人平均吃不上十斤小麦的面粉，只能在中秋节和春节食用。常年是玉米、红薯加菜。一年很少动锅炒菜。餐餐是一碟盐萝卜，有时滴几滴芝麻油，算是最好的美味佳肴了。母亲让我和妹妹吃金黄金黄的纯玉米面的饽饽，而她自己吃的玉米饽饽不是掺上一半榆荚、榆树叶，就是嫩苜蓿或红薯叶，乌黑乌黑的，比我和妹妹吃的又低了一个档次。每逢秋天我们家还将萝卜缨子、红薯叶子、捡来的西瓜皮削掉外硬壳去掉内瓢，切成条条晾干，储藏起来冬季食用。每逢过中秋节包南瓜馅的饺子，一种小麦面粉的是我和妹妹吃的，一种是杂面的（即绿豆与榆树皮晒干捶下的粉子而混合磨成的），母亲自己吃的。我稍大些，懂点事了，见母亲天天这样劳累，生活又这样苦，便和两个妹妹合计：“今天让母亲吃一顿白面饺子”。妹妹都同意我的建议，愿听我的指挥。母亲先把我们吃的一锅白面饺子煮好后，给我们三人各分了一碗，